

中国政法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

英格力士

王 刚 著

英格力士

王 刚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英格力士/王刚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9
(人民文学出版社·新中国60年长篇小说典藏)
ISBN 978-7-02-007419-8

I. 英… II. 王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061800号

责任编辑:周昌义 赵萍

装帧设计:何婷

责任印制:王景林

英格力士

王刚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244千字 开本880×1230毫米1/32 印张12.375 插页1

2004年9月北京第1版 2009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4000

ISBN 978-7-02-007419-8 定价30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出版说明

在新中国六十年的历史上,几代作家在不同的时期创作了数以万计的长篇小说。我们作为新中国成立最早、规模最大、门类最全的专业文学出版社,素有“新中国文学出版事业从这里开始”之誉,长篇小说出版资源非常丰富。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,我们从业已出版的长篇小说中遴选出部分优秀作品,汇集成“人民文学出版社·新中国60年长篇小说典藏”一次性推出。这些书目的选择,兼顾历史评价、专家意见、读者喜好,以及题材和思想艺术风格的丰富性,它们集中展示了新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伟大成就和发展变化,从文学的角度折射出中国特别是新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风貌。入选作品大都经过了时间淘洗,是可以流传的上乘之作。阅读或收藏,均富有价值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2009年5月

第一章

1

那年春天,可能是五月份,乌鲁木齐被天山上的阳光照耀得欢天喜地,我像满天飘扬的雪片一样,从窗户里进了学校,然后坐在窗前的位子上,看着外边的大雪和太阳。乌鲁木齐就是这样,经常是太阳和雪花朝你一起冲过来,而且是在春天的五月里,在你们这些自以为是的口里人连田野和桃花看得都有些烦的时候。

阿吉泰进教室的时候没有人喊起立,教室就像是河边的原野,我们是欢快

的昆虫,没有注意到她进来。她朝前边走了几步,李垃圾叫了一声,我们的目光才集中在了阿吉泰身上。

因为我们没有把握,我们没有想到阿吉泰还真的会来。

我以为她多一半不会来了。

阿吉泰站在讲台上,她没有说话,眼泪就先流了出来。

你们肯定已经猜出来了,为什么今天所有的男孩儿都会心情沉重,因为阿吉泰要走了,而且她长得漂亮,她皮肤很白,她是二转子,对不起,二转子是乌鲁木齐话,我得翻译:那就是她妈妈是维族,她爸爸是汉族,或者相反,她爸爸是维族,她妈妈是汉族。

我们从去年开始就不学俄语了,从今天开始就不学维语了。我们对任何语言都不感兴趣,我们只对阿吉泰这样的女人感兴趣,尽管她是女老师,可是她的脖子和她的眼泪都是我在黎明时比太阳还渴望的东西。

阿吉泰要走了,你们知道我这句话的分量吗?

她看着我们大家,那一刻所有的男生都屏住了呼吸,像要等着被宣判一样,关于阿吉泰的传说这些天就很多了,有人甚至说她昨天已经上了一辆大卡车,坐在前边的驾驶员旁边,去的地方是喀什噶尔,那是她妈妈的老家。谣言毕竟是谣言,现在她还站在台上,看来李垃圾是对的,她还要来上最后一课。

阿吉泰转过身去,我看见了她的腰,还有腰下边的部分,它们在扭动,像是乌鲁木齐河边夏天的榆树叶,在风中轻轻摇晃。然后,她用手中的粉笔,在黑板上写下了五个字:

毛主席语录

她勉强写完这几个字,就再也写不下去了。她转过身来,用汉语说:

“我不想走,不想离开你们。”

男生“噢”的一声,开始像麻雀一样地飞来飞去,就好像那不是教室里,而是在天空。

阿吉泰看着我们这样,她笑了,她的笑像谁呢?有谁的嘴唇能跟她比?

李垃圾突然大声喊起来:

“毛主席万岁!”

全班都笑了,这次也包括女生。

然后,然后是大家和李垃圾一起喊:

“毛主席万万岁!”

阿吉泰等欢呼声停止之后,才说:

“你们真的那么想学维语?想让我留下?”

教室静默下来,阿吉泰想错了,男生们对任何语言都不感兴趣,连汉语他们都不想学,更不要说维语,而女生们已经盼望了很久,她们等待的是英语课,English很快将会像第一场春雨一样荡漾过在你们看来是那么遥远的天山,降临到乌鲁木齐的河滩里,以及在学校旁边十七湖的沼泽上。

阿吉泰的目光忽然停留在了我的脸上,她看着我的眼睛,说:刘爱,你一直在发愣,你在想什么?

我的脸红了,全班都看着我,我站了起来。

阿吉泰还是第一次这样问我,我变得口吃,我说:“什么也没想。”

她笑了,说坐下吧。

我犹豫了一下,说:“阿老师,你……”

她说:“我说了多少次,你们不要叫我阿老师,要叫阿吉泰老师,以后就叫我阿吉泰吧。反正我以后也不当老师了。”

我说:“你不会走吧?”

她说:“要走了,到商业上去。”

我坐下后,心想什么叫到商业上去?那就是说,她今后会在商店里?她会去哪个商店呢?

阿吉泰说:“我也想跟你们一起学英语,昨天我见了你们的英语老师,是一个男老师。他叫王亚军。”

男生立即“噢”的一声,表示不屑。

阿吉泰笑了,说:“好了,下课吧。”

阿吉泰在我们的注目下走了出去,我又一次地凝视着她金黄色的头发像湖里的水草一样地在飘荡。

窗外的一切都像雪花一样地游手好闲,我朝高处望去,天空蓝得简直让我想哭,男孩儿的眼泪尽管不像女孩儿的眼泪,但是你们没有见过我童年时乌鲁木齐的天空有多么蓝,所以我就不好意思在你们面前流出泪水。

其实,心情沉重的不光是我一个男生,而是全部,甚至包括李垃圾这样的人。

女孩儿在看天空的时候,没有说她们想哭的,于是我怀疑回忆是不是经常出错,面对那些说不出道理的色彩,百感交集的为什么总是我这样敏感的“儿娃子”?他长着求巴子,在五年级一班的教室里,他已经有些变声,他对天空的迷恋程度远远超过他

同班的女生,尽管她们身上的衣服连补钉都是有色彩的。

儿娃子和求巴子都是我们乌鲁木齐话,如果你们口里人和外国人硬要让我又一次翻译的话,我得慎重一些,然后说:就是长着鸡巴的男孩。

很静很静的,没有人再说话。

俄语走了,维语走了,英语就要来了。

2

童年的忧郁经常远远胜过那些风烛残年的老人。

我们想的当然不是死亡,而是出生,特别是像我这样的儿娃子,我发现自己内心的难过有时比黑夜还要漫长,我会忍不住地望着雪山和天空发愣,我们为什么不能选择自己的出生地呢?我为什么要生在新疆乌鲁木齐这样的地方,五月份,甚至是六月份都会突然下雪,然后就是满地泥泞。春天里,到处都是冰雪融化的积水,我走在泛着阳光的路上,感到四面八方都闪烁着耀眼的光芒。很远的地方,总有银亮的东西在朝我眨眼,在停课的那些日子,我不止一次地去天际边,想看看究竟是什么东西在像水一样地闪光。我去过雅玛里克山,那儿除了泥土就是沙子,还有西山公墓,经常枪毙人的地方。

我从小就感到乌鲁木齐是孤独的,或者说我是那儿孤独的孩子。

四岁那年我随父母回过一趟南京,路途遥远的都让我绝望了,我以为永远到不了目的地了,当见到了这样一座巨大的城市

时,我被许多高楼,还有那么多人冲击的头晕目眩。

妈妈说:“那是爸爸妈妈长大并且上学的地方,你看,这种树叫法国梧桐。”

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法国这个字眼。

“法国在哪儿?”

“在哪儿?在欧洲。”

“欧洲在哪儿?”

“在海的那边。”

“海在哪儿?”

“很多地方都有海。”

“那我为什么没见过?海在哪儿?”

“新疆没有海。”

“为什么新疆没有海?”

“过去曾经是一片海,以后干了。”

“你们为什么要把我生在那个海都干了的地方?”

爸爸看我这样问,就接过话题,说:

“没有海,可是有天山。”

妈妈说:“每年春天里,天山冰雪融化成水,流到乌鲁木齐河里……”

“你们为什么要把我生在乌鲁木齐?我不想生在那样的地方,我想生在这儿。”

其实,那天在南京的街头,我本是想说:

“我想被你们生在这儿,生在南京。”

父母不好意思地对望了一下,他们在微笑,那里边有爱意。

妈妈说：“为什么要给你起名叫刘爱？”

我不想听了，妈妈原来说过。

我说：“我头晕。”

我立即让我的脑子去想别的。从小我就有这样的本事，当我不想听什么了，我立即可以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，并让它们走进天空、山里，或者我直到今天了还没有见过的大海。

真的，没有什么事比被迫出生这件事那么悲壮了，就是说你一出来，一切都已经决定了，无法改变。

你在一个蛮荒的地方，渐渐长大，你喝的是天山融化的雪水，你会在长大以后发现，你长得都跟南京这个地方的人不一样，你的皮肤有些粗，你说话的腔调让内地人笑话，尽管你对他们说了，我们乌鲁木齐是一座城市，可是他们仍然会问：

“你们上学都是骑马去吧？”

被迫出生在乌鲁木齐，那是我，可是父母呢？他们是被迫去的吗？真的，他们为什么给我取了一个这样不男不女的名字：刘爱。

爱是一种仁慈，是一种高贵。这样说是不是很做作？刘爱，刘爱。这真是一个做作的名字。

那天的南京很热，空气像是被火烧着了一样，我吃完了最后一片鸭子之后，父亲带着我和妈妈去买了一台留声机，然后他提着留声机和妈妈走在前边，我跟在他们身后，沿着法国的梧桐走着，拐了一个弯之后，进了一座木头搭建的小楼里，父亲敲开了他同学的家门，他们对坐着，彼此看了一下，他对同学说：“明天就要回新疆了，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。”

同学的眼睛有些湿了,说:“我昨天又看了你寄给我的那张照片。”

父亲谦虚地笑了。

我说:“我要看照片。”

同学从抽屉里拿出来,递给我,说:“刘爱今后也跟爸爸一样。”

照片是一座建筑,我一看就知道是民族剧场。我曾经在里边看过电影和维吾尔族演的歌舞,他们敲打的那叫手鼓,他们的嗓子比我们响亮,他们会不会跟我一样去想:我们为什么要生在这片没有海的地方。

灰色的照片,圆的穹顶,还有白色的石膏柱……爸爸是设计师,这是他的作品。

爸爸接过照片,看着,显得有些骄傲,说:我今天又给你带来一张照片,是我们全家在这儿的合影。

妈妈拿出来照片,递到同学手里:

我们一家三口在民族剧场门口,爸爸托着我,妈妈挽着他,我的头好像把爸爸的眼镜碰歪了。

同学看着照片说:“刘爱跟你长得真像。”

爸爸说:“主要看建筑,人其实无所谓。”

同学从柜子里拿出一张唱片,说:“送给你。”

然后,他们打开留声机,把唱片放在上边。

音乐响起来。

我问妈妈,说:“为什么没有维族人手鼓的声音。”

妈妈说:“这是小提琴,还有钢琴。这里边没有手鼓和弹拨

儿。”

我说：“我不喜欢这种声音。”

其实，我当时想说的是，我听不惯这种声音。乌鲁木齐没有那种声音，它给我最多的音乐就是维吾尔人的手鼓和热瓦甫。记得在小的时候，有一首曲子在流行：我的热瓦甫。那是非常好听的东西，我敢向你保证，那是世界上最美的音乐。它说尽了新疆的荒凉和博大。可是，现在母亲和父亲竟然要听这种东西。说它是小提琴。而且，父亲的同学反复对他说了作曲家的名字叫格拉祖诺夫。

真是让人羞愧难当，我今天非要写出格拉祖诺夫这个名字。就好像我也是一个事儿妈，喜欢说说这些名字，实在是在这部小说里边，格拉祖诺夫和他的小提琴就是一个不协和音，或者像是一个扎进手上的刺，始终萦绕在我的四周和我的身体里。

我不熟悉那种声音，我听了很短的时间，就睡着了。我知道自己做了一个梦，但梦里的东西有的是假的，比如南京和格拉祖诺夫，有的是真的，比如乌鲁木齐和我的热瓦甫。

3

博格达峰就在我的前方，那儿是乌鲁木齐河的发源地。

在清冷的五月，我走在泥泞里，阳光灿烂，我手里提着饭盒显得亮晶晶。我是去给父亲送饭的，他早晨说中午就不回来了，他要尽快把那幅画画完。

剧场的对面搭起了一面墙，爸爸站在脚手架上，他刚画完了

一个人的头像,现在正在画他的肩膀,在我们所有人都很瘦的时候,那个人却挺胖,他就是毛主席。

我走到跟前,说:“爸爸,吃饭了。”

爸爸没有理我,他仍在聚精会神地画着。

我说:“爸爸吃饭。”

他没有回头,说:“像吗?”

我看了看,说:“好像是少了一只耳朵。”

父亲说:“你懂什么,那叫透视规律。”

我说:“就是少了一只耳朵。”

父亲有些生气了,他停止了画画,把眼镜正了正,从脚手架上往下爬,他的姿态灵活,像是西公园里的猴子,攀伏在钢管和木板之间,晃悠了几下之后,他跳了下来。

我看他额头上都是汗,就说:“画画很累,是吗?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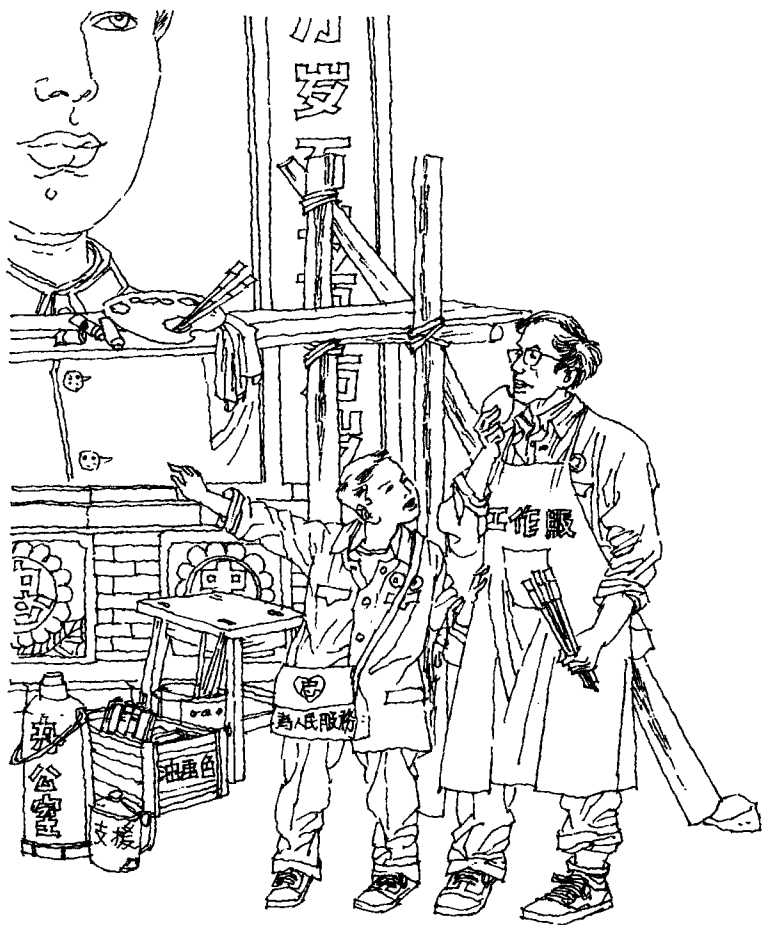
他说:“那要看画什么了。”

我说:“你看,是不是少了一只耳朵?”

爸爸说:“以后要有可能你也要当建筑师,画画的基础,”说着,他拿起了一块包谷饼,吃了一大口,可是他不小心却咬了自己的手指,疼得他看自己的手,没有破,只是咬出了牙印,他笑了,说:“馋了,又有好多天,春节过后,就没有再吃过肉,想想吃过的猪蹄,已经是很早的事了。”

我看着画像,听着爸爸嘴里的咀嚼声,他的牙齿在打磨着包谷饼,就像是工地上的搅拌机在来回翻动着石子和水泥砂浆。我的眼睛始终盯在了那一只耳朵上。

爸爸似乎感到了我的固执,就说:“我告诉你什么叫透视规



我看着画像,听着爸爸嘴里的咀嚼声。

律。你看我,以这个角度站着,你是不是只能看到我半边脸,还有一只耳朵?还有鼻子和嘴的轮廓?我要是转一转呢,”他说着,把最后一块饼放进了嘴里,就稍稍转了一下……

我高兴地说:“能看到那只耳朵了。”

他明显不高兴了,说:“能看到吗?看不见,你只是在看我的头和我的面部,如果你非要看到我的耳朵,那我得这样,”他说着,又要转,可是,他却紧张起来。

从不远的楼里,走过来两个男人。他们一个戴眼镜,一个不戴。戴眼镜的是范主任,不戴的是一个很高个儿的男人。

爸爸显得有些紧张,说:“你先走吧,回家去,对妈妈说,我今天画完的早,就早回家。”

我说:“下午没课,我看你画画。”

爸爸说:“走,回家。”

我却仍是不走。

爸爸的眼神里显出了无奈,甚至于有某种恐惧,显然,我在这儿使他更加紧张。

我看着爸爸的眼睛,有些犹豫了,如果他再要求我走,那我就听他的,可是他已经没有了时间。

这时,那两个男人走到了跟前。

其中那个没戴眼镜的高个儿看了看画,说:“像,真像,我在天安门广场见到的就是这样。”突然,他愣了一下,说:“为什么只有左边耳朵,没有右边的?”

我有些得意,爸爸肯定错了,而且是最先发现的,只是他还不肯承认。

爸爸看着画像,对他说:“范主任,申总指挥,这是透视规律,你想想……”

那人看着爸爸,说:“什么规律?你赶快上去,把那只耳朵给我补上。”

父亲没有动,只是脸上堆满了笑,就好像他十分喜悦,他说:“补上以后,就不像了。”

那人走上前来,先是抓着爸爸的手,然后,他改了主意,他把爸爸的耳朵用手一捏,然后轻轻拉着,当他发现爸爸没有跟上自己的节奏,就使劲拉起来,并说:“快,爬上去,给我把那只耳朵补上去。”

戴眼镜的范主任一直在笑,并说:“让你补,你就补吧。”

父亲看着他们,犹豫着,他看着范主任似乎在求救,因为,父亲知道,范主任也是知识分子,他不但懂得透视规律,而且懂得更多。

我本来在跟那人一起笑,可是当看到他揪着爸爸的耳朵时,我不想笑了,我想对他们说,你放开他的耳朵,可是我不敢。我似乎感到了自己的耳朵也有点疼起来。

爸爸开始灵活地爬了上去。

我在下边看着他的头发在颤动,他的眼镜上泛出阳光。

他拿起了笔,给画面中的那个人的右边又加了一只耳朵后,我们都愣了:

他的整个脸都变了形,完全不像是一个正常人的脑袋和脸。那个人说:“你胡画,你把耳朵加得太大了。”

爸爸又擦掉了那只耳朵,把它画得小了一些。